

琉璃渠： 古道文化与琉璃文化的传奇

从元朝开始，700多年来，琉璃渠窑火不断，这里一直是元、明、清三朝宫廷琉璃的主要供应地。新中国成立后，繁荣、喧嚣的琉璃渠不管怎样变迁，都始终重视琉璃烧造工艺的传承与发展，依托这一优势，琉璃渠积极打造古道文化与琉璃文化，在历史文化名村的保护与发展之间，寻求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一位师傅正在烧窑 李川/摄

本刊记者 李川

琉璃渠背依九龙山，前临永定河，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历经辽、金、元、明、清五朝，可考建村史已逾千年。琉璃渠东与三家店隔永定河相望，作为京西古道上的重要一环，琉璃渠是古道出九龙山的第一站，由此也奠定了其明清时期商业繁荣的历史形态和重要地位。

昔日车水马龙 今朝人声寂寥

从村东口永定河畔出发，穿过过街楼，沿街而上，便步行在京西古道上。盛极一时的京西古道穿村而过，全长1.3公里，呈弧形。如今，村里的这段古道已更名为琉璃渠大街，路面也变成了水泥地，道路两旁的古槐树一字排开、参天茂密，古槐后面是灰砖灰瓦、新旧式墙院杂糅的铺面院落。

沿古道而上，过了关帝庙，是一座宽阔的桥洞，古道在这里弯向村南，直奔九龙山而去。桥上面是铁路丰沙线，不时有货运火车隆隆驶过，在桥洞里形成空旷的回响。

一路行来，记者只零星见到几个路人。但在桥洞下，记者遇到一位在此闲坐纳凉的老人。

老人姓杨，已90岁高龄。时值盛夏，每天午后，老人都拄着拐杖到桥洞下面乘凉，有“过堂风”偶尔吹过，也有路过的村民和老人打着招呼。老人说，她原来住在山里面的丑儿岭，那儿最凉快了。

“那里有10来户人家，但我很早就搬下来。现在那村还有，只是门都锁着。如今旁边建了山庄（丑儿岭山庄）。 ”

离桥洞不远的古道旁，坐落着一座引人注目的旧式铺面房。灰砖灰瓦、里面有五间屋子，已是墙面剥落、墙体开裂。在房屋东侧的外墙上，还依稀可见一幅色彩斑驳的毛主席画像：头戴军帽，身穿绿军衣。老人介绍道，“那是天盛店，店铺得有100多年历史了。原先山里面取货都从这里取，油盐酱醋什么都卖，里面院子深着呢，有好几进院落。我小时候，这里还很热闹。”

天盛店曾是门头沟地区有名的大商号，分号众多，现在的天盛店铺面房已经

被废弃，临街的窗户都被砸掉，重新安装，并且垒砌了一层砖墙，将房门堵死，早已无处可寻老人所说的热闹景象。

在京西古道鼎盛时，琉璃渠遍布着近百家店铺，各式货物应有尽有。琉璃渠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副主任姚广成告诉记者，“古道两旁全是店铺，卖什么的都有，特别繁华。这条路上成宿的地依然有迹可循。保存相对完好的邓家大院、李家大院等，格局讲究、气派，雕刻精美、细腻，处处透露着主人当年的地位和家势。

除了京西古道，另一条妙峰山进香古道的人声鼎沸也曾记载着琉璃渠的繁荣。据姚广成介绍，途径琉璃渠的妙峰山进香南道是当时众多进香古道中最为热闹的一条。虽然这条路最远，但因为万缘同善茶棚的修建，为过路香客免费

提供食宿，因而吸引了众多香客由此路上山进香。

如今，作为门头沟区级文保单位的万缘同善茶棚依然矗立在村北进香古道旁，也是迄今为止香道上保存最好的茶棚。院门外八字墙上镶嵌着四块菱形琉璃框，上书“万古长青”四个黑色楷体大字，虽经百年风雨侵蚀，依然流光溢彩，色泽不减。

700年窑火不断的琉璃文化

除了京西古道的商业繁荣，最让琉璃渠盛名天下的还是700年琉璃文化的兴盛与传承。

据《元史·百官志》记载，“琉璃局，大使、副使各一员，中统四年置。”中统四年，即1263年，这是史料关于琉璃渠



茶棚外的琉璃字——“万古” 李川/摄



三官阁过街楼 李川/摄

烧制宫廷琉璃的最早记载。

位于村东口的过街楼便是琉璃渠琉璃烧制业辉煌过去的最好见证。过街楼又名三官阁、灯阁，姚广成介绍说，“过街楼建于1756年，也就是乾隆二十一年，那是我们村里面、也是琉璃发展史上最辉煌的时候。”

过街楼砖石砌筑，券洞深10米，宽3米，高3.5米。券洞上东西各镶嵌一琉璃匾额，东为“带河”，西为“励山”，皆为绿底黄字，“带河”两旁青石上刻有“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佛家修行用语。

姚广成说，“‘带’是指衣带，‘河’是指黄河，‘砺’的意思是磨刀石，‘山’是指泰山。整个的意思是说直到泰山变得像磨刀石那么小，黄河变成衣带那么细窄，琉璃渠依然荣享皇恩浩荡，永远受皇家重视。”

1990年，过街楼成为北京市级文保单位，也是北京唯一一座被列为市级文保单位的过街楼。姚广成告诉记者，“过街楼修得这么繁华，和琉璃渠烧制皇家官用琉璃制品有关，也和京西古道有关，商业的繁荣促进了琉璃渠的兴盛。”

据姚广成介绍，过街楼城台上有殿堂三间，供奉文昌等三官，檐下曾悬琉璃匾额，西为“三官阁”，东为“文星高照”。

“你看，门楼大龙脊上两头各有一条龙，一边是张着嘴的，一边是闭着嘴的。它的说寓意是琉璃渠人不欺生不排外，外人到这里都能找到活干、吃饱饭，来时张着嘴，走时都丰衣足食了，所以闭上嘴了。”姚广成指着门楼上端说。

“龙脊中间是宝象驮一宝瓶，寓意‘太平有象’，上面是几朵牡丹花，寓意‘富贵’，保佑琉璃渠多出文人、出大

官。”姚广成说。远远望去，过街楼殿堂黄色琉璃瓦覆顶，黄绿琉璃正脊，色彩绚丽，金碧辉煌。

穿过过街楼往村内走几十米，路左侧便是清工部琉璃窑厂办公所旧址，又称厂商宅院，这里曾作为清朝工部琉璃窑的管理机构，前后二进四合院，方砖满地，各房回廊相连，且设有暖道。

姚广成说，2009年时，北京市文物局曾出资对厂商宅院进行过整体修缮，除了必要的办公场所外，各个房屋主要用来陈列文物，以及展览琉璃渠乡情村史。

从过街楼摘下的“三官阁”“文星高照”匾额便陈列在此，白底黑色的楷体大字苍劲有力，皆为琉璃烧制，更难能可贵的是，“三官阁”三个大字文笔带锋，反映出清代琉璃烧制的高超水平，“文星高照”匾额左侧则有“晋涂水国学生赵邦庆谨献”字样的落款。

可以说，在琉璃渠，处处都能看到琉璃制品的影子，无声地证明着它对村民日常生活的影响。除了保存下来的古代建筑，近年来，琉璃渠先后建成琉璃牌楼、琉璃文化广场、百米琉璃文化墙等建筑和场所，来体现“琉璃之乡”的风采。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不仅琉璃渠中学、小学校门楼、校舍、琉璃渠大街两侧路沿使用琉璃装饰，连百年院墙里也掺杂着琉璃碎瓦的痕迹，甚至铁路轨道下的涵洞都采用废弃的琉璃构件进行封堵。

“有订单时才烧上几窑”

2008年，琉璃渠“琉璃烧造技艺”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对这项传承千年的独特技艺的充分肯定和赞誉。

姚广成说,“琉璃行业是纯手工工艺,700年窑火不断,到今天还延续着最原始的烧制方法。”在琉璃渠,现在还开办着4家瓦厂,不过,姚广成告诉记者,“琉璃的用途比较特殊,属于非大众性消费品,平时一般老百姓谁用琉璃啊。”

记者得知,位于村里的一家瓦厂自去年8月份停产,到现在还没有开工。姚广成说,“像琉璃这种行业想要维持,必须考虑成本,像故宫百年大修时,才用得到琉璃,故宫不用谁买啊,民用几乎没有。”而这也是琉璃产业在今天所面临的现实困境。

采访中,姚广成带记者参观了琉璃渠古建瓦厂,这是一家拥有数十年建厂历史的瓦厂,依然采用传统方法烧制琉璃,承接过辽宁沈阳故宫大修以及北京市一些古建筑维修的订单。

据了解,琉璃的制作包含有选料、粉碎、沤料、炼泥、塑型、制模、制坯、素烧、施釉、彩烧等十几道工序,非常严谨。

在瓦厂,工程师张先生为我们演示了制模的过程。张先生说,“制模这道工序非常关键。客户拿样品过来,或者拿照片过来,我就得照那个样子用泥给捏出来,然后倒上石膏,等石膏硬化后,再把泥抠出来,模子就成型了。”张先生边操作边解说,技艺娴熟而细腻。

在历史上,琉璃渠缘何成为皇家钦点的官式琉璃烧制地,众说纷纭。不过,可以肯定的原因有以下几点:邻近都城、交通便利;琉璃渠地区有高品质的琉璃烧造原料页岩(即坭子土);附近盛产煤炭,为烧制琉璃提供了燃料;元、明、清时期北京城大规模建造。这些都为琉璃渠窑业的迅速发展提供了客观条件。

姚广成说,“我们村出的坭子土比

较特殊,有一个好处就是烧多大的东西都不开裂。不过,现在烧制琉璃所用的土都是从外面买的,村里的土已经不让开采了。”

厂房里,工人杜丽清正在熟练地用模具将制好的坯件修好抹光,她说这道工序叫“抹和”。她将筒瓦坯件先进行抹光,而后放置到一个模具里,再用弓形状的工具将坯件多余的边切除,一排排质地黑亮的坯件摆满身旁。杜丽清说,她在这已经工作20年了,除了别的活计,每天要抹和坯件三四百个。

每一件琉璃在成品之前都要烧两次。第一次为素烧,将坯件烧制成白坯,而后将白坯上釉,再入窑烧,称为彩烧。出色窑后,琉璃成品便大功告成了。

在窑场,一字排开的窑口有15个。一个窑口正有工人往里装填坯件,两个窑口

烧得通红,窑口已经用砖泥封住,只留有二个方形孔洞,下面的一个较大,用来添加木柴,上面一个相对较小,用来观察火的颜色和温度。

“我们是用最传统的方法烧制,有1000多坯件码在窑里,再封上窑口,一窑要烧10多个小时,上千度的温度。”现场一位烧窑的老师傅告诉记者。

老师傅介绍说,“白坯的用煤烧,上了釉的用木头烧,不怕熏黑了。窑烧到什么程度,有经验的师傅从上面孔里观察火的温度、颜色,一眼就能看出来,是该加火,还是该撤火。”

燃烧的木头噼啪作响,靠近窑口便能感觉到热浪扑面而来。采访中意外得知,瓦厂并非每天都烧窑,只是有订单的时候,才根据订量烧上几窑。

厂房里,一排排琉璃构件分门别类



工人正在进行琉璃制作的施釉工序 李川/摄

地整齐摆放,虽只以黄色和墨绿色为主,却显得金碧辉煌。

有牌子,没资金,缺规划 保护发展两难全

古道文化与琉璃文化的融合使得琉璃渠文化底蕴深厚,故事传说众多,文物资源丰富,成为闻名中外的千年古村。姚广成说,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以及韩国、日本的电视台都过来拍摄过电视片,介绍琉璃文化。

2007年,国家建设部、文物局授予琉璃渠“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称号;2012年,琉璃渠入选第一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此外,琉璃渠还被评为“北京最美乡村”。

然而,就是这样一座旅游资源丰富的千年古村落,近年来却陷入保护与发

展两难的困局中。一谈到此,姚广成倒出心中苦水:“2007年,建设部给我们村挂牌‘历史文化名村’,但是后续扶持得不够,没有专项保护资金,没有相应的保护规划,使得琉璃渠迟迟没有启动具体保护措施,更没办法招商引资。”

按照姚广成的说法,资金缺口和保护规划的缺失是摆在琉璃渠面前的两大难题。琉璃渠现有两处市级文保单位,过街楼和厂商宅院;两处区级文保单位,关帝庙和万缘同善茶棚。过街楼早在1995年时,曾经由北京市文物局拨款进行修缮;厂商宅院在2009年时进行过整体维修,已焕然一新;关帝庙是否维修不详,暂时采取不开放保护;而问题最为突出和严重的则属万缘同善茶棚了。

作为妙峰山香道上所建80余座茶棚中保存最为完好的一座,万缘同善茶棚规模最大,建筑最为精良,总占地面积超过4亩,迄今已有200多年历史,1985年成了门头沟区的文保单位。但是在现场走访中,茶棚破败、无人问津的现状让人唏嘘不已。

红色院墙墙皮脱落,正院柏木乌头门紧锁,门前杂草丛生,院内也是杂草一片,门窗残破不全,屋前堆放着铁管等废弃的垃圾,屋顶荒草连绵,早已隐没了绿琉璃瓦顶的绚烂。整个院落,远远望去,一片狼藉,早已不见当年香客满座的风采。

对此,姚广成解释说,“茶棚现在破落了,为什么没有进行修缮,是因为茶棚的产权是私人的,在保护和维修上存在问题,关系不好协调。”

“琉璃渠是居民和农民混杂的一个村,农民363户,760人,居民是400户,900多人,外来人口有1000多人,全村加起来有3000多人。”姚广成说,琉璃

渠开办十几家村企,五六十岁的村民大部分都在村企上班。但是,村企利润薄弱,并未给琉璃渠的保护和发展提供足够的资金,传统村落的空间格局正在逐渐遭受破坏。

“老宅院都有私人居住,村民孩子大了,要房改房,盖大一点,村里没有资金支撑,没有能力给人家解决,村民就随便盖,必然破坏原有宅院的面貌,这是一个很普遍的问题。”姚广成无奈地说。

据了解,从2010年起,门头沟区龙泉镇就不再批宅基地,这也成为村民只能在现住房院加盖修建的一个原因。如今,琉璃渠虽然还有部分耕地,但是自1999年后就没有耕种,改为种树绿化了。

“光挂牌提倡古村落保护,没有专项资金注入和保护措施。挂了牌,村里也不能随意招商引资进行开发了,只能维持现状,保护靠村民自觉。区政府提保护建议,还是没钱、没能力进行保护。配套设施跟不上,没能力接待参观人员,部分文物也只能暂不开放了。”姚广成一列举着村里的苦衷。

其实,早在10年前,琉璃渠就曾出示过一个保护规划,将全村分设为保护区、一般保护区和非保护区,成为村级出示保护规划的第一个村,并在当时得到了门头沟区规划局的批准,但因资金缺乏等原因,保护规划最后并未实施。

一晃10年过去了,琉璃渠依然寻求着保护与发展并举的双赢之道。今年4月份,由国家住房城乡建设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等部门联合出台的《关于切实加强中国传统村落保护的指导意见》中,琉璃渠等327个中国传统村落被列入2014年第一批中央财政支持范围。或许,京西古道上这座以琉璃闻名天下的千年古村将迎来它的第二个春天。



今日的琉璃渠大街 李川/摄